



三十二
巻右

服部文庫
117
79
2



117
79
2

五雜組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著

天部二

徐幹中論曰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
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
冬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東曰春
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曆日某月建
某者即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運四時故

爲君象也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陸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歆而不足西北也

漢高帝時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臣之名亦異矣豈故爲之耶抑偶合也而貢禹在高帝時又非彈冠之貢禹也閩距京師七千餘里閩以正月桃華開而京師

以三月桃花開氣候相去差兩月有餘然則自閩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氣候差殊復何紀極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蠶之繭非虛語也曆家所載二月桃始華蓋約其中言之耳賈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去妖邪則不但上巳有戲上辰亦有戲矣

正月一日謂之三朝師古漢書注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謂之三朝朝之義猶旦也又謂

五祭系 卷二
之四始正義史記注云謂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畫雞懸鞆酌椒柏服桃湯食膠飴折松枝之儀今俱不傳矣惟有換桃符及神荼鬱壘爾閩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寶則古人喚如願之意也

以一月為正月蓋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攷而歲首必曰正月足以證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謬詩豳風

以十一月為一之日十一月為二之日正月為三之日則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謂正月繁霜者則以四月純陽之月名之非歲首之正月矣正者取義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諱政改為平聲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歲後八日一雞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此雖出東方朔占書然亦俗說晉以前不甚言也案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謂之俗言魏主置百寮問人曰之義惟魏收知之以邢子才之

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勛言而不知引方朔占書則固未爲真知耳

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爲丁每添設一燈則俗謂之添丁自十一夜已
有燃燈者至十三則家家燈火照耀如同白日
富貴之家曲房燕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
洞開縱入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一架十
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綵珠下至紙畫魚龍果
樹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

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卽連臂誼呼謂求饒
燈大約至二十二夜始息蓋天下有五夜而閩
有十夜也太家婦女肩輿出行從數橋上經過
謂之轉三橋貧者步行而已余總角時所見猶
極華麗至萬曆乙酉春不戒於火延燒千餘家
於是有司禁之綵棚輦山漸漸減少而它尚如
故也火災自有天數而士女遊觀亦足占昇平
之象亦何必禁哉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

陳烈作大燈丈餘書其上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點燈何嘗以為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燈火陳設盛於福州數倍何曾見父子流離耶大抵習俗所尚不必強之如競渡遊春之類小民多有衣食於是者捐富家之美銀以度貧民之餬口非徒無益有害比也

齊魯人多以正月十六日遊寺觀謂之走百病

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窈九謂是日天氣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餈之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糜棄破衣於巷口除貧鬼又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為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窮韓退之有送窮文姚合詩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余謂俗說不足信窈也窮也皆晦盡之義也諸月不言而獨言正月者舉其端也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
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
二十八日亦可為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圍室云辟虫蟻又以灰
圍倉云辟鼠也閩人以雷始發聲掃虫蟻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
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
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太寒一候瑞

香一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

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

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棗棠三候薔薇春分一

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

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醿三

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

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
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作古李泌請

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可見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節也夫晦為窮日寒食禁烟以之宴會皆非禮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節足敵中秋何鄴侯不引此而另作節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經以二月一日為天正節八日為芳春節蜀中以二月二日為踏青節則安得謂二月無節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相傳人有生子而乞於隣者隣家大富因

以二月二日取歸遂為此戲此訛說也大凡月盡為窮月新為富每月皆然而聊以歲首舉行之故正月晦送窮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即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競渡托之屈原皆俗說耳福州志載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謂閩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譜審知則以十一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猶不可信而况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針線而不知其所從起

五雜俎 卷二
余按呂公忌云社日男女輟業一月否則令人
不聰始知俗傳社日飲酒治耳聾者爲此而停
針線者亦以此也
養生論曰二月行路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
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合者生
子多缺蓋邪沴之氣所感也然周禮又以仲春
令會男女聖人豈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驅之

耶可爲一笑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組兩頭各
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強弱爲勝負時
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一駟馬爲東
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
年老無力隨組踣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夫此
戲乃市井兒童之樂壯夫爲之已自不雅而况
以將相貴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毀冠裂裳不
亦甚乎秦京雜記載寒食內僕司車與諸軍容

使為繩楸之戲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時性有
鞦韆一事較之諸戲為雅然亦盛行於北方南
人不甚舉也

先王之制鑽燧改火雖云節宣天地之氣然亦
迂矣寒食禁火以為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說之
悞而以為龍星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而
禁之則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
改火而四時之氣何嘗不宣豈可必謂古之是
而今之非乎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
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慎火燭之意非禁
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
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楊用脩
謂不改火出於胡元鹵莽之政此真可笑使今
日必行之則閩廣之地安得榆杏而齊魯之地
安得檀使民走數千里而求火種亦不情之甚
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

望至不忍聞當時使有善歌者歌曰樂天寒食
行作變徵之聲坐客未有不墮泪者南人借祭
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烏履相錯日暮
墻間主客無不頽然醉矣夫墓祭已非古而况
以煮蒿悽愴之地爲謔浪酪酏之資乎

琴操謂介子綏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
不得舉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其說
已互異矣鄴中記載并州爲介子推斷火冷食
三百漢書周舉傳謂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

中輒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謂太原上黨冬
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訛以傳訛日甚一日至
唐時遂有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語則無
論朝野貴賤皆絕火食故曰日暮漢官傳蠟燭
謂至是始舉火也然此猶之可也至於民間犯
禁以雞羽插入灰中焦者輒論死是何等刑法
耶國朝之不禁火其見卓矣

三月三日爲上巳此皆魏晉以後相沿漢猶用
已不以三日也事見宋書周公謹癸辛雜志謂

上巳當作上巳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無巳日不知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二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誤也但巳字原訓作止謂陽氣之止此也則巳恐卽是巳字但不可以支爲干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無二卯田家米不飽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薺危苜蓿之屬非一草也蓋危似人參冬水而生夏土而死麥秋至麥至夏熟凡物之熟者皆謂之秋耳今俗指麥間

小蟲爲麥秋可笑也亦猶北人指七月間小蟬爲處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刹搭挂謂之結夏又謂之結制蓋方長養之辰出外恐傷草木蟲蟻故九十月安居釋苑宗規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當法土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始盡散去謂之解夏又謂之解制西域記作十六日爲是余見近作詩者以入定搭挂槩謂之結夏非其義矣

五經集解 卷二
結夏以十六日爲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則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朔日也攷西域記又有白月黑月及額沙茶室羅伐拏婆達羅鉢施等月說者謂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歲時之事行於今者獨端午爲多競渡也作粽也繫五色絲也飲菖蒲也懸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蘭湯也鬪草也采藥也書儀方也而又以雄黃入酒飲之并噴屋壁牀帳嬰兒兒塗

其耳鼻不以辟蛇蟲諸毒蘭湯不可得則以午時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於競渡楚蜀爲甚吾閩亦喜爲之云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齊則高綽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金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國者高綽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軌服天刑一以盤荒取喪亂卽不五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間進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於鄉，鄉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日卒。世間有如此異事，可笑。

容齋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九齡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余謂古人午五二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猶言初五耳。

五月十二是龍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日。

田家忌迎梅雨，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驗而北方不爾也。

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一丸，扇子不離手；二九一干，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葉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堦前鳴促織。冬至

五雜俎 卷二 三
後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一十七雞
頭吹簾粟四九三二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四
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
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一猫犬尋陰地
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今京師諺又云一九
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圍壚飲酒五九六
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諺起於
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今
吳興人言道里遠近必以九對而不言十亦可

癸也

暑宜乾也而值六月則土反潤溽寒宜凍也而
值臘月則水泉反動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者也而獨夏
禪於秋以火尅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然歲時
伏臘亦人強爲之名耳豈金氣至是而真伏耶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則是西戎之
俗所名三代無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
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蚤歸是

五刑錄 卷二
猶避蠱之意今不復然但曆家尚存其名耳至於人家造作飲食藥餌之類動稱三伏亦不知其詳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獨麥以四月登故稱麥秋然吾閩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嶺南則五月獲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人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視寒爲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時耳余在京師數年每至五六月其暑

甚於南中然一交秋卽有涼色閩廣從五月至八月凡百餘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涼風非如燕京六月徹夜煩熱也

京師住宅旣逼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囂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卽有浸灌之患故瘡痍瘟疫相仍不絕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

月令七月天地始肅木乃登若以閩廣言之肅則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謂聖人約其中而

言夏之也

立秋有禮名曰驅劉漢書注謂之獲婁楊子曰
不臙臙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臙而臙則不知久
矣

牛女之事始於齊諧成武丁之妄言成於博物
志乘稯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為口實
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為常語使天上列宿橫被
污穢不亦可恠之甚耶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
凭肩誓心願世為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
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宮女皆陳
瓜果乞巧皆誤也考之史玄宗幸華清皆以十
月其返皆以一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
不足信往往如此

歲時記事云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為
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王建詩水拍銀盤弄
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嬰兒或銀範者知為化
生而不知七夕之戲

閩人最重中元節家家設楮陌冥衣具列先人
號位祭而燎之女家則具父母冠服袍笏之類
皆紙爲者籠之以紗謂之紗箱送父母家女死
婿亦代送至甫中則又清晨陳設甚嚴子孫具
冠服出門望空揖讓馨折導神以入祭畢復送
之出雖云孝思之誠然亦近於戲矣是月之夜
家家具齋餽飽楮錢延巫於市上祝而散之以
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貧家不能辦有延至八
九月者此近於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
費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謂之盂蘭會日連因母陷餓鬼獄
中故設此功德令諸餓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
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極樂世界而以餓鬼期之
乎弗思其甚矣

唐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獨大何也潮應月者也故月望則潮
盛而八月之望則尤盛也然獨錢唐然耳閩廣
膠萊諸海皆與常時無別也枚乘七發以八月

五雜俎 卷二
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江夫廣陵之濤亦豈以
八月獨盛哉乘之所指亦謂吳越耳其曰廣陵
者當時吳越皆屬揚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華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後或
言不必八月凡秋後之望俱有之或言其五采
鮮明旁照數十丈如金線者百餘道或言但紅
雲圍繞之而已余自少至壯徹夜伺之者十數
竟不得一見也臨川吳比部搗謙為余言少時
曾一見之其景象鮮妍千態萬媚真人間所未

見之奇惜未能操筆賦之耳人又言二月朔白
正午有日華而人愈不得見余考李程日五色
賦云德動天鑿祥開月華殆謂是耶

月令八月鴻鴈來矣至九月又言鴻鴈來賓何
也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也

雀入大水為蛤北方人常習見之每至季秋千
百為羣飛噪至水濱簸蕩旋舞數四而後入其
為蛤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嘗無雀或
所變者又是一種耶或亦有不盡變者如鷹化

五經集解 卷之二
鳩雉化蜃之類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飲菊花酒相傳以為費長房
教桓景避災之術余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
在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則漢初已
有之矣不始於桓景也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閩人
乃以是日作粽與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黃華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
而菊獨言有者殞霜肅殺萬木黃落而菊獨有

華也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屬金金以黃
為正色也

呂公忌曰九日天明時以片饊搭兒女頭額更
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饊之意其
登高亦必由此續齊諧所傳不足信也

十月謂之陽月先儒以為純陰之月嫌於無陽
故曰陽月此臆說也天地之氣有純陽必有純
陰豈能諱之而使有如女國諱其無男而改名
男國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氣陽極生陰陰極

生陽當純陰純陽用事之日而陰陽之潛伏者
 已駸駸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龍之戒而十月有
 陽月之稱即天地之氣四月多寒而十月多煖
 有桃李生華者俗謂之小陽春則陽月之義斷
 可見矣

四月麥熟陽中之陰也十月桃李花陰中之陽
 也

道經以正月望為上元七月望為中元十月望
 為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稱此俗妄之甚

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為五府猶人之有五官
 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主焉火官主於
 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見故遂以春
 為天官秋為地官冬為水官其實木金水三位
 也四時五氣合而成歲闕一不可何獨祀其三
 而遺其一乎至於火之功用尤鉅古人四時鑽
 燧改火而今乃擯之不得與三官之列亦不幸
 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張燈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間

始罷之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為北陸北至為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書雲事左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注二

至二分觀雲氣青為虫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則不獨冬至也但雲氣倏變一歲四占倘吉凶互異當何適從耶

傳記載冬至日當南極晷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非也夫晷景極長則晝漏極短聖人惜寸陰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賀為蓋冬至一陽初生日由此漸長有剝而就復亂而復治之機不賀其盛而賀其發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義也其曰履長即履端之意非謂晷景之長也晉魏

宮中女工至後日長一線故婦於舅姑以是日獻履襪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獻襪謂陽升於下日求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可謂得之矣

今代長至之節惟朝廷重之萬國百官奉表稱賀而民間殊不爾也

漢時宮中女工每冬至後一日多一線計至夏至當多一百八十線以此推之合一晝夜當繡九百線亦可謂神速矣不知每線尺寸若何又

不知繡上繁簡若何律之於今恐無復此針絕也

至後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視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語亦不盡然

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和周日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曰虞不臘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一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効中國爲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

二月為臘月初八日為臘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後三戌為臘也又云魏以辰日為臘晉以丑日為臘

伏獵侍郎古今傳為話柄余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則謂臘為獵亦無不可耳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為天臘五月五日為地臘七月七日為道德臘十月一日為民歲臘十二月臘日為王侯臘

臘之次日為小歲今俗以冬至夜為小歲然電照鄰元日詩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則元日亦可謂之小歲矣亦猶冬至亦可謂之除夜也

太平廣記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

難以驅疫古人最重之沿漢至唐宮禁中皆行之護童侏子至于餘人王建詩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是也今即民間亦無此戲但畫鍾馗與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謂竈神是夜上

天以一家所行善惡奏於天也至是日婦人女子多持齋余於戊子歲以二十五日至姑蘇蘇人家家燒楮陌茹素無論男婦皆然問其故曰昨夜竈神所奏善惡今日天曹遣所由覆覈耳余笑謂古人媚竈之意不過如此然不脩行於平日而持素於一旦竈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閩人以好直言無隱者俗猶呼曰竈公也

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過西陽雜俎云竈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

奪紀小者奪筭然則今以廿四五持齋者小大蚤計耶

漢時行刑常以冬末故王溫舒頓足謂冬再展一月足了吾事而魏其灌夫以十一月晦棄市蓋田蚡必欲致之過宿則春不行刑矣至東漢章帝始下詔定律無以十一月報囚今國朝論囚常以冬至前三日而遇有慶澤當免論決註誤殺人者老死園扉而已浩蕩之恩視之往代為獨廣矣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錄之
日生雙耳斷風絕雨 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
後 日沒臘脂紅無雨也有風 月如仰瓦不
來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 一箇星保夜晴
明星照濕土來自依舊雨 東風急備糞笠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踏泥雲行南水平潭
雲行北陣徒黑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
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
羊凍死 春丙陽陽無水撒秧夏丙陽陽乾苑
羊凍死

稻孃秋丙陽陽乾穀入倉冬丙陽陽無雪無霜
春巳卯風樹頭空夏巳卯風禾頭空秋巳卯
風水裏空冬巳卯風欄裏空 雨落五更日曬
水坑天下太平夜雨多晴 久晴逢戊雨久雨
望庚晴 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
戊巳 朝霞暮霞無水煎茶 朝霞不出市暮
霞走千里 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
叛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 雨打
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 前月廿

六七後月看消息 三月無二卯田家米不飽
 三月初二雨桑葉無人取 三月初三晴桑上
 挂銀瓶 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 稻秀雨
 澆夾秀風搖 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梅裏雷
 低田被水埋 雨打梅頭無水飲 牛雨打梅額
 河水乾坑 夏至有雷二伏冷重陽無雨一冬
 晴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 六月無蒼蠅
 新舊米相登 六月初二晴山篠盡枯零 六月
 初二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 六月不熟五

穀不結 朝立秋暮颺颺夜立秋熟到頭 秋
 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
 豆 雲掩中秋月雨打上无燈 九月十二晴
 釘靴挂斷繩 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 賣
 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 至前米價
 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 臘
 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 除夜犬不吠新年無
 疫癘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
 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而傳以為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為前月後十五日為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筭耳其間杪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未有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大惑矣春秋哀公十一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三月而後生稊九月而後黃落以氣候攷之每逾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况近來日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者敬天授時國之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朔風所紀與今氣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後不書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則曰蠶月

五經集注 卷二
四月以後始知常稱蓋亦不能無異矣周七八
月夏五六月類見傳注而十一月蝨孔子對季
孫謂火尚西流其爲十月無疑又僖公五年正
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豈
是時方冬至乎宋儒執秦漢之謬而不攷之聖
經故議論紛紜而卒無一定之見耳然則謂春
秋以夏時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則周之亂民也
何以爲孔子

暮三百六旬有六日今年止三百六十日耳

而小盡居其六是每歲尚餘十一日也計五歲
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二年一閏而五年再閏也
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爲歲而必置閏何也
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
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
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
私意爲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
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
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

黃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朔之畸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况巧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弊之術也曆法聖人不盡言非少言也改朔授時天子事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聖人之心也至顏淵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而視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槩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曆聖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勢不容不差後世通儒術士竭其智數心思考索推步至無遺

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勝其踳駁也三代治曆之法它無可考惟周禮太史氏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與焉噫何簡也自秦以後善治曆者漢則鄧平洛下閎劉歆蔡邕劉洪六朝則何承天祖冲之唐則劉孝孫何妥劉焯李淳風僧一行周則王朴宋則沈括元則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閎太初曆至章帝時僅百餘年已云差失益遠而四分曆初於建武

行於宋元聚議定式已逾七十餘年而行不過
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諸家人人自負然唐
三百年中而八改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曆
尚可謂之定法乎宋蘇子容重脩渾儀制作之
精皆出前古至虜陷燕京取其所制渾儀以去
乃其法子孫亦不復傳矣其謂精密吾未敢信
也元郭守敬之曆推測援引纖悉無遺 國朝
所用皆其遺制三四百年僅差分秒此即聖人
不能無也而議者何以求多為哉但今之曆官

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窮其理能知其數之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藥保其不殺人爾
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風最精占候其造麟德曆自謂應洛下閎
後八百年之語似極精且密矣然至開元二年
僅四十年而緯躔漸差不近見戲乎一行大
衍曆據唐書所載反覆評論一萬餘言窮古今
之變天地之故當時所謂貫一才周萬物窮術
數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壽王重

生無以議分毫之失宜乎千歲可俟矣而至肅
宗時山人韓穎已言其誤每節損益又增一日
其故何也王朴陰陽星緯無不通曉其治曆削
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學自成一家然劉義叟議
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
卽廢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於天文而治曆差
謬如此故周禮以治曆屬太史爲天官之屬占
星屬保章爲春官之屬分而爲二非無見也今
人但以古候稍失而遽欲改曆法亦過矣

宋史律曆志曰天步艱難古今通患天運日行
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
古差密亦僅得其槩耳又况黃赤道度有斜正
闊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朏朧表裏之異測
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二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
測驗止於丘臺而丘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
東南相距一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發歛
晷刻豈能盡諸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踰越曠古
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果殫於是否乎是

亦儒者所當討論諉曰星翁曆生之責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論也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似而省七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一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製

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一尺云中為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虛具耳

測北極者以千里差二度今滇南距燕萬里當差二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二千餘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處分野之說固不足憑而以郡國正中論之則幅員有長

短廣狹難以一律齊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勒孰羊脾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見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迴萬餘里無異中國即以中國東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並無差謬又何也大約目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吾未敢信也

大撓之初作甲子也不過以紀日月代結繩云

爾其後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屬於是有闕逢旃蒙諸名於是有元光邴章劔昌子方諸號於是有畢陬橘如諸陽於是有鼠牛虎兔諸肖於是有天剛太乙勝光小吉諸將於是海中金爐中火諸納音於是有建除滿平諸體於是有專制義伐諸乘而其說愈不可勝窮矣余謂太歲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曆日所書陰陽避忌皆毫無影響益知當時之作此原非爲占候吉凶也

五經紀 卷二
古人事之疑者質之上天而已治亂吉凶考之
星緯而已未聞擇日也今則通天下用之矣而
吉凶禍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嘗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嘗以月忌
上官矣不數載而遷嘗以天賊日解水衡錢萬
緡矣而卒無恙嘗以空亡日出行蒞任矣而諸
事盡遂其餘小事不可勝紀故謂陰陽曆日可
盡廢也

今陰陽家禁忌可謂極密一年之中則有歲破
死符病符太歲劫殺伏兵災殺太禍歲殺歲刑
金神將軍諸方一月之中有月忌龍禁楊公忌
瘟星天地凶敗天之絕氣長短星空亡赤口天
休廢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虛敗三不返四
不祥四窮四逆離別反激咸池伏龍交龍宅龍
往亡八風九良星絕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
月厭月殺等日一日之中則有白虎黑殺刀砧
天火車喪天賊地賊血支血忌歸忌黑道士瘟
天狗大敗蚩尤官符死燕飛廉受死火星河魁

鉤絞焦坎游禍滅門的呼等凶神蓋一歲之中
吉日良時無凶神惡煞者不過數日耳而又加
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仇難一星之躔度
太白日神之遊方一一擇而忌之則雖終歲不
作一事可也而窮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
獐獍之輩不信鬼神何嘗見其旣敗之相仍哉
太史公謂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
多畏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一度二十四節各有
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夫漢初

之陰陽家止於四時八位十一度二十四節而
已而子長尚以爲未必然况今日天羅地網之
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鄉有一一縉紳凡事必擇日裁衣宴會之類
無不視曆然而官罷子死家居杳無吉耗也此
亦汝南陳伯敬之流耳後聞吳中有巨室子婦
臨產欲產以其時不吉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
俱斃此尤可發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五經系 卷二
米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傳曰尊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今七政曆有之但以保
為寶以困為伐耳

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歲之
謬矣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此一言足以
破陰陽之忌矣雞猪雉蒜逢着則吃生老病死
時至則行此一言足以破終身之感矣此非後
世之言也聖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

箕子之陳洪範分為九類別為九章謂之九疇
原不相附屬也至劉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
皇極庶徵附於五行果爾則八事皆宜屬五行
而胡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
也蓋向父子原為春秋災異之學恐其言之無
稽事之不足徵信故於洪範之中摘其五行之
說為其近於災祥占候而推廣之至舉天地萬
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行至求
其徵應而不得則又以五事強合之而凡上下

貴賤食息起居無大小皆比其類而附之於五
事雖宇宙之理似不過是而其遷就穿鑿亦已
甚矣後世之人雖知其非而無有昌言正之者
歷代國史相沿為五行志至於日月薄蝕星辰
變故災異之大者則又屬之天文豈陰陽與五
行有二理耶而風雨雷電又豈非天文之屬乎
其說愈刺繆而不通矣故作史者於天文志宜
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災異宜為災祥志
而不宜為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來有此忌矣清波雜志
謂佛法以此二月為齋素月不宜宰殺足破俗
見今京師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
跌更少外官無不避之者而禍敗更多人何不
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上老君不出庵謂之
月忌考之曆家乃廉貞獨火日也龜海錄謂以
洛書九宮推之以是日入中宮然不知入中宮
者何物亦不知所以當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

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陰陽家擇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時如人祿命然合之者吉然當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屬上年或屬下年不知擇者當何適從而當改革之際推祿命者又不知以何為準也

五行有生中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難以為恩如火生於木而焚木者火水生於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迺成器金本尅木而木得金迺成材至於盛極必衰否

極必泰此皆陰陽循環之理造化玄機之妙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剝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今星命之術但知有生尅制化而豈知盈虛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水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然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者也木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而尅水

五經集解 卷二
此相親而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於木，土遇火而生於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爲仇讎，有胡越而反爲一家，亦五行之氣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鑿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於陽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獨生於木也。
蕭丘有寒酸，洱海有陰火，又江寧縣寺有晉時

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天地間有溫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蟲之見論也。

五行惟金生水，頗不可解說者。曰：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雲自石生，雨從星降，故星動搖而占風雨，石礎潤而占雨水，故謂金生水也。予謂金體至堅而有時融液，是亦生水之義也。至周興嗣千文，謂金生麗水，則水反生金矣。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氣之先後論也。其

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滅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未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陰陽之義備矣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也蓋本於六十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之說古人作律原與曆相通也至姓氏之納音則近誣矣姓者非受之於天地也非秉陰陽之氣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爲氏或分封而賜姓或避難而改易或無藉而杜撰一

家之人分支別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卽范氏之宗而東晉爲疏氏之胄乎又安知嬴呂牛馬之暗易而嗣源鴻漸之無祖乎五行納音安所適從至於談祿命者推其所安之宮談相術者觀其所稟之形遷就苟合猶之可也帝王曆數自有天命而必張而合之以某德王或取相生或取相勝蓋自鄒衍劉向發端已不勝枚舉矣後之學者未能窺天地之藩籬識陰陽之形似而但隨聲傳和亦何益之有哉

稱日者晝夜以百刻而每時止於八刻則晝九十六刻也今銅漏中增初初正初一刻每時十刻則是百二十刻也其於百刻之數俱不合矣不知每時之加初初正初一刻雖合之得二十四刻而實四刻之數所分也計其度數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說余少時見之一晝今亦不復記也

西僧珙瑪寶有自鳴鐘中設機關每遇一時輒鳴如是經歲無頃刻差訛也亦神矣今占候家

時多不正至於選擇吉時作事臨期但以臆斷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測陰夜之時所憑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於山村中無漏可考哉故知興作及推祿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於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風雪中禁漏無聲行人斷絕安能定其為何時余固不信祿命者付之而已

俗謂得吉日不如得吉時如己午未等時固可見矣而曆所謂日出日入時者乃以出海入地

論非挂簷際時也余嘗登泰山觀日出矣下至
 半山而猶昏黑也在黃山入夜飯罷出門仰視
 天都峰頂日色照耀如火中蓮花此皆九月事
 正曆所載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參差乃爾益信
 世之憤憤耳

五雜俎卷之二 終

117

